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朝廷起章文懿公爲祭酒以家難辭詔公補國子司業蓋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矣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毎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

轉吏部侍郎攝篆不動聲色別白忠邪條上之咸當人

心有貪緣內監以求進者奏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

嘉靖元年都御史席公自湖廣馳疏請起遂庵楊公總制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公曰遂庵舊相即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急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係恐宜三思遂庵由是不果起嘗語所親曰遂庵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物論籍籍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於知己耳尋改吏部尚書致仕家居二紀足跡不履城市惟己丑秋覲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纔一再出不下樓數載以終

公官兩都時留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爵不卹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訓之曰前程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欲授南以便養問者乞一違相知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諄諄于忠信篤敬之說常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關否則擾擾直到底其教人每以是致謹云

公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

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著困知記闢近學甚力喟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明似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文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

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乎何有

又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葢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于惇大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并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恪用事者疏竟寢

困知記三篇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

者氣之神明性即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淆於物而違理矣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即心性之一也安謂異哉洋洋乎武夷之派也

太常卿魏恭簡公校

字子才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卒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謚恭簡

幼穎悟絕倫讀書一目四行下弱冠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召爲兵部職方郎中時江彬逆宸濠有逆謀遂移疾家居講道星溪之上杜門不出者八年忽大有所悟自謂得之主靜云

嘗言人自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以後聲臭日增一日塞天聰明何緣至道又曰收斂停蓄滐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

擢廣東提學副使其俗尚巫鬼公至毀淫祠崇正教丁外艱服闋改命督學河南上蔡有伏羲畫卦臺鞠爲荒墟且爲浮屠所占乃盡撤佛像而一新之表曰太昊伏羲開天聖蹟履任三月遷大理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輔臣張璁忌之遷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卿

時議天地分祀因誤郊祀論大畧以上帝至靈正如我心人心之靈只有一个主宰天地之靈安得有二也故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配南郊則大不可諸因事納忠不一而足柄臣陰排之遂致其政

嘗謂六典壞于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作周禮

沿革傳六書變于秦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爲師作

六書精蘊二書一轍大要謂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

也自泰限之矣自京口渡江踰淮涉河覽觀輿地凡

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轉漕都會之形勢擧中原方

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

又曰讀書不可泥滯章句必得聖人精意謂易是合天

人之學朱子以易爲卜筮作固非程傳都從踐履上

得固自好然只是明易非體易也謂春秋聖人經世

之法胡傳穿鑿畧無義例程傳劉質夫代作惟趙子

嘗屬辭有義例可尋只是當一部史書無聖人經世規模爲作聖人經世一卷日吾聞其端而已謂詩不可以美刺言猶春秋不可以襃貶論謂書乃堯舜以來群聖學問最的確處欲以精義口授弟子傳述之謂周禮周公格心之功其建官精義人鮮能得之謂禮記頗有格言而煩雜爲甚欲條例之謂學庸乃曾子子思所自著句句有精義爲作大學指歸一卷中庸未就

爲講官日世宗賜御製十六字箴公發明心箴對曰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陛下親注范浚心箴臣敢提

掇要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只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稟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遂物妄行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緊悉莫若

只道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不定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自做主宰處只要嘗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

胡端敏任刑部尚書公爲書十四事贈之一開悟君心妙在迎機順導上好讀書就書上開導勸以勿治訓詁務求身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疆一今日第一義莫大于通君臣扞格之情延訪大臣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羣臣忠邪一今日得

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為黨今欲消釋黨禍
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為心日以善道輔主
士大夫將自愧服一宜勸上愛護精神延廣嗣續仍
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聖躬一朝廷一日萬
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上以執體要務為大明勿事
小明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
讓以與人才特赦大臣先舉所知大臣進退重在薦
賢薇賢庶幾肯屈已進訪一聖上英資將大有為而
今日因循之弊已極宜勸上而勅大臣各陳所當興
革大事務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一宜勸上恢弘聖

虔勿使有所芥蔕于心一宜勸上畏天常察災變恐懼修省一言官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擇其能直諫識治體者拔擢之一上意雅重守令此誠安民之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補九卿唐明皇選卿監出守皆可行也一河運之塞殆亦天意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上廣興北方地利搬糴減漕此爲上策一他日禍亂終起于邊宜淺留意要在選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愼勿以吏事制戎事一別官理財自王宮後宮始令上恭儉宜勸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瑣條冗費

盡葦以寬民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墊褻若君臣同遊
則不動聲色而自消矣
李夢陽過公論學公勸以沉潛濬造夢陽因悶平生病
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
夢陽歎曰吾蚤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公僅一子一孫
晚而遭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
畏天以終身焉

尚書張文定公邦奇

字常甫號甬川浙江鄞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常

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正德丁卯授翰林院簡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

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

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

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

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

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

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

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公奉親游宦
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
移近地改福建丁亥進左春坊庶子兼侍講作聖事
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子祭酒廸德勸善
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已遷吏侍郎攝部事務持
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調諸所銓註往往位已
上洎如也已乃兼學士掌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尚書
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弗允改南吏尚書便養改兵
尚書

戸部以國經用不給議鬻爵度僧公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肅皇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圜丘方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公議主合而極推高祖敬天祇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爲之本上以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勛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逮詔獄且獎時盡言公作納言勸忠頌以廣上意

其觀頤錄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雨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間非無介

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道僅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亟有懼耶然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為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詳書之曰觀顧錄以自驗且防焉

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

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歛之而已矣於其惕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歛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

時諸儒論學者患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公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

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涵養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于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

公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

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高
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
仁孝切至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
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頒毛種種矣行邁屢稅誰執其
咎題坐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
地之心爲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
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撥大本云公年六十餘卒而
其母尙在後至百歲而終

公于歲除自作儆箴曰愼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
曷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朂哉是力

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貫聯
屬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
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倏焉伺益命之不易
永念時敉灑掃室庭經營四體發厥危微恭敬朝夕
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侍郎呂文簡公柟

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

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

公垂髫入學輒有志聖賢之道危坐朗誦小屋中雖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淸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衆指目爲迂弗恤也

戊辰廷對第一劉瑾以鄉人欵賀公鄙卻之任翰林修

撰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餽遺西夏搆亂請上出宮御經筵親政事中官惡其言欲嗾殺之乞養病歸抵家數月而中官伏誅

公歸五年以言官薦起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始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譏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

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

四日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侍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離既一年鬚鬢盡白父卒痛哭嘔血時陝西鎮守中官廖氏僞以金幣諸物郤之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書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也其人慚而退

世宗登極起復舊職纂修武廟實錄進講虞書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公曰奏有緣服之禮罷酒飯之賜癸未充會試同考試官疏請溫尋聖學曰學貴知要而

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甲申奉旨修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出山西解州判官

公至解會知州缺攝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聲化行轉爲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曰古云誠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

公爲南太常時張羅峰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峰甥王澂亦仕南都衆與結好公禮接

之外無交言羅峰屢欲退公不果
乙未陞國子監祭酒躬行率下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
禮可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恤患風教大行雖公侯
子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識者以
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罕見其比
擢南京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適羅峰病歸卒霍約
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峰十善于公公答
以書曰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奸則一變而爲正人
有何不可霍銜之霍故與夏相惡嘗搆言過於通衢
公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

短公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公稍解然夏疑公黨霍霍亦疑公黨夏公終不自白

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有致湛甘泉僞學者公曰聖君在上賢宰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禁學之風乎有疑王陽明之學者公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

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時以爲篤論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關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所著有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

通政余公本

字子華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廷對第二授翰林

院編修官至南京右通政卒年四十八

公少遊府庠斤斤自持不少狎儕角爭候謁上官諸生

多讙聚譁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斂襟獨坐一日相

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

及第後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

闈庭悴六載乃許公未及再朞而特旨允歸又明年

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

不用公慨然具疏指摘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

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
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為已任
蔡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視卑呃咕囁之態
不啻若浼故行事一不當于理即義形于色或面折
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
事而毛遂肆其莠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勘毛以
京考落職而公適罹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不可
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
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
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

擇可否羅行之日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距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頹圮會以時詣禁工役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㩁㩁傍非間見者服其能焉都御史王公天宇嘗曰吾匆有疑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即沛然矣蓋生平臨義必趨于得喪是非生死禍福不一置于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淵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橐濟之從父兄勞或給之田若干畝公于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

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巳意不屑琢鍜
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知者惜之

侍郎余公祐

字子積號訒齋鄱陽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未任卒年六十有四

自幼穎異旣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仁潛心聖學徒步往師之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谿邃啓發于居仁者最蚤

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勳臣有爭襲者公背著其宗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恤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

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直又以白金
二百兩強府令為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于帑民以
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洟泣慰遣之將以狀聞于朝
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
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
戒出郊雨隨應鎮守慙愈娟嫉思以傾公陰遣人搆
于撫衞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行素高
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
不敬之但好官亦無用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
始聞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

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
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詆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
同知稍遷部州知府投劾去
世宗登極詔復副使歷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
可否平反究獄按黜巨贓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
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
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
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
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謂
廣西後公詩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

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

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居仁而推其本原以爲出于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于古人矣其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乃摭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

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于莊渠魏公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一終

太保梁端肅公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弘治巳未進士官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卒年　十隆慶初贈太保諡端肅

初授德清令廸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時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旣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

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獄案

以爲法五年攺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絶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命各部屬撰上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

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令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于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

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撤兵
衞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
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
殺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
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
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
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容調兵鬬無它乃止
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
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
置諸所僦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

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
歷進戶部尚書時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衞公鎔
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
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
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
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
僉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示
價低昂攪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
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
語云粲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某處折銀當發

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旣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嘆曰渠固若是辦耶秦王惟焯嗣位請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棋地公執議曰陝西外供二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覗國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公言不許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

事前此未有也
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
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
以此忤于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
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讋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
事章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歸
兩月而卒
崔公銑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
區予嫌其陋公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予甚媿

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蘄鄉典

隆慶初補給祭葬予贈謚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尚書唐文襄公龍

字虞佐號漁石金華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文襄

公在娠太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蓐其貌儼然獅也人皆異而傳之稍長遊楓山章文懿公門正德戊辰登第授郯城令劾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美餘之賂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間至郯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級以

父憂去

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土弁鳳朝明以罪廢厚賂寵臣錢寧寧諷鎮巡諸官洗雪規復用又首駁正之寧乃矯旨俾襲部檄下又執奏於朝遂褫其職指揮盧和寧假父也殺人罪死寧囑讞獄官濫出之且致書於公手裂其書竟致和於理凡再忤寧衆皆危之不爲動巡撫中丞以滇戍卒多冒補非世冑者將覆汰之其帥臣[illegible]稽其月給以激衆衆洶洶且爲變乃語中丞曰滇爨方也以爨治之乃安今宜無追呼而尺籍悉備撫而肆之猶遄冀

配矣獨奈何欲擾之中丞以屬公乃諭使給糧俾復
其所而後衆定其他所建白皆懸契時宜滇人賴焉
庚辰按江西宸濠亂後公黜從逆褒節義值歲洊饑賑
災郵貧疏連十餘上西人以安
辛巳拜陜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其教以敦行誼正習
尚變氣質崇節介厲廉耻為先時士學趨詭異乃新
正學書院分經建局選士羣肄之剗其奇靡而約諸
理秦士興焉
嘉靖丙戌進陜西按察使驛作徒數十人歲暮餓而逋
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遣之衆感泣輸歸使自齎牒

投郡縣輸顧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訛其妻詘之曰汝夫與弟同盜法不得獨免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

丁亥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徐沛新河之役調河南山東丁夫五萬餘供餽取給二百里外加以炎蒸病者相枕籍廷議下之公曰疏濬舊河而增築其堤自可通漕較之新工難易百倍卒如其議民不大勞而河迄通利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象祀焉

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皆攝太宰事於時內閣權甚

重進退百官銓部皆取風指公抗行巳志介直不阿
朝臣有坐論執政屏斥者數十人悉收用之無所避
壬辰關中饑詔發帑金以賑而鹵酋吉囊數寇邊天子
爲之旰食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
兼理賑濟公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
者二十餘萬人
時邊備久弛鹵每歲一深入蔓延二千餘里恣其飽掠
而去諸路健保營壁莫敢誰何公至簡戎伍餝器械
明賞罰任梁震王勁劉文諸名將以帥三萬耀武陰
山鹵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鹵犯延綏時震方援

大同公趣震還而檄參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舋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延安會公使文迎敵而伏兵其衝賊就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彛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

大同之亂與北虜連王師討之未克乃遣梁震帥兵往

援且以討携鹵楊言西師百萬擣其巢穴矣鹵師緣此却顧而震因得以降其城執其首惡一方底寧

丙申攺刑部尚書初大同卒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罪源需邊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搆間兩宮株連貴近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無所僻九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

戊戌夏乞終養太夫人詔報可甲辰秋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太夫人諭公曰茲所謂金華之事非汝將毋時也吾借汝行矣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亾失徼諸邊修城堡遠斥堠虜至持满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以文法繩邊將其豚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𨳝咸奮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宰缺廷推首屬公上

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與能疏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諆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教然求去鄒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

尚書周恭肅公用

字行之蘇州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恭肅

年十四去家力學寒暑不解衣弘治壬戌舉進士拜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徙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

武皇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西番公上書諫甚力人多危之竟得旨不加罪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劉愷以下數人及鎮守江西中貴人黎安不法其身引

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兆臺諫上天下咸服公敢

言

遷廣東左參政番禺盜起撫臣調土兵兼官軍分六哨

合攻以公領龍門哨征藍蕢諸寨與武臣並進直抵

藍蕢擒斬九百餘人平其寨十有八朝議猶以前敢

言功不得錄

嘉靖改元陞浙江按察副使會丁母憂服除起爲山東

副使備兵於臨淸爲建設賞格令同盜者相首即不

復罪其罪盜自相疑畏不復相聚境內以寧

遷福建按察使閩素多訟推鞫平恕獄無繫囚亦無冤

民中貴人鎮守市舶臨於福州其日所給食責之驛館館人苦於劇費胥歷額不能應乃例削其數公私稱便陞河南右布政使歲大旱民饑死者相籍至有相食者公職當淸戎無分守之責然不忍坐視民之饑而死也毅然白於撫巡請自往活之公躬循阡陌戶貼賑濟字令民自齎以來遂以內帑所發銀及措畫米物戶給之絕無遲留民獲實惠所活甚衆會汝寧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而南陽滯政次第舉行

八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軍務移檄所屬曰當

知不得已而用兵尤當知不得已而爲盜惟滸臬諸
司之綱之紀抑郡邑長吏有守有爲源潔則流自清
民安而盜自弭其言惻怛由衷莫不悚服有巨盜數
輩阻山橫行捕久不能獲廉其黨有悔悟者召至諭
以利害結以信義因以賞誘之遂奉成算俘斬來獻
蓋兵不血刃而賊亂除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十一年轉左尚書汪鋐引
薦失當嫁其罪于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
辨後兩人相繼罷去即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遷南京工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

而故緩其入黜買者因據以爲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之直宿弊頓革

改南京刑部尚書九廟災坐自劾免晦養者五年御史交刻論薦二十二年起爲工部尚書督河政疏請修濬淤以防河決數月改督漕運未至尋入爲左都御史士之干譽喜進者聞風望見不戒以絕明年當考察京朝官公廉得其人賢不肖狀輒手書于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讐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力必黜天下服其公

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拜賓鏹上尊之賜二十五年陞

吏部尚書自近歲來郎中於爲政專尚書至不服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壓以噤不語爲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勤甚疾作會冬嘗大計羣吏之治嘗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而卒年七十二

公性孝友而薄于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

人餽之物即菓蔬見之輒不懌故其卒也貧無爲斂

侍郎歐陽恭簡公鐸

字崇道號石江江西泰和人嘉靖　進士官至
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公少卓頴四歲能畫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甫冠舉進士授行人使蜀蜀王遺金帛扇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呌號不已公色自若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累遷虞部郎中時中貴鎭臨淸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獨執之曰奈何無事而用兵以中土而要節鉞中貴人不當帥勿聽

便乃得罷

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當給諸曹署隸直公戒吏懸直待給毋先顧者毋予美能聲赫然尚書喬公宇引以自副毎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蕭司禮敬郡人也家懸藉爲暴横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軏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吾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於是司禮大恨謀中公以法會太宰完皋治劇調守福州公曰

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藉手我也疏引
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盛氣待之
矣公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肆數嗾尚欲
有所洩怒會頒胙公曰胙散祭器頒神惠而止益恚
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尚怒曰往胙我羊
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隸舁肉委郡庭而去公陽爲不
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曰尚公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
乎趣分肉詣謝會迎春又削其宴劇曰時當布德施
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爲迎尚大恚肆詬罵語諄甚
公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徑趨出而城中諠言

府且發諸門客姧録其私槖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訧
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公益自勵爲苦
節會編里甲則士大夫與民分役始而上下交譁久
之則亦信而安之矣癸未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
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滿三載遷雲
南布政使司右參政
召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光祿少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
搜乾没稽出入天子嘉之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督操江事未幾改撫應天十郡督糧儲謂吾
不虞他七郡而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

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驅而蕪也旣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雇役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文

康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十石矣公所爲惠政于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

章聖皇太后梓宮祔顯陵道經公所治不善事山陵使者雖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俸然上以爲是不潛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允僉推老成持法者乃上公立報可改吏部右侍郎公佐吏部不攜家將當考察務以精核行之不阻勢不修忮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卿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報德我公自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也

九廟災大臣嘗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袠上曰鐸未老而袠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行歸而卜武溪之勝搆肝武草堂與伯兄燮讀書觴咏甚樂而九卿給事御史薦公者以慮二十疏然公已得疾遂劇俄卒年五十有八

侍郎寇公天敘

字子惇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五歲時母趙淑人病久髮茀櫛家人欲剪之公曰是不可毀傷及卒哀毀如成人禮弘治辛酉舉于鄉卒業太學尚友天下士而與馬谿田呂涇野崔後渠切劘聖賢之學以躬行實踐爲本正德戊辰第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每錄囚務矜恤讞疑理枉多所平反有勢豪撲殺人出家人代伏其辜公曰天道神明詎欺乎乃駁奏竟抵其罪不畏強禦尤倜倜然留都太

人知寇所事會兩京曹官得舉科道避者恐後天敘曰官求盡職何必科道耶獨不赴布袍羸馬晏如也陞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爲政均徭清稅剔宂除蠹鋤強杜濫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丁丑歲祲乃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冋爲府萬家春之謠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捐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因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同事者曰公神目也在鄞三載政績卓異其去也民惘然如失慈母

己卯超升應天府丞會府尹缺卽攝府事時寧庶人反武宗御六龍討賊庚辰春駐蹕留都權嬖怙寵提督江彬尤賜張所過率以重賄免禍守臣亦諷賂之對曰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罪彬洶洶每務持迫之屬有不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中官勾妓婦善音者數百人拘之別室以備供應饑餓疾病累累迫於死言於彬而釋之常以事觸彬怒令人偵之迄無短可持偵者乃勸往謝彬竟不往而彬亦不能有所加也其他權嬖所需直沮之曰吾嘗見上親奏

彬每遣人來公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
欽差語之曰南京民窮庫竭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
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人皆莫能誰何
駕北旋諸守臣送之維揚即得還天敘迤邐於淮安坐
不行賄爾是時江南諸郡皆緣迎駕厚歛民而乾沒
其間駕駐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
民不知亦不病也
甲申儀徵人相食多方賑䘏鄉落散米粟城中煮粥以
餔之尋復大疫施醫藥周視閭閻或勸止之嘆曰我
爲百姓竊豈干耶治應天四年餘百姓恃以爲命

巡撫甘肅公至月餘回騎犯山丹指揮將士遏其鋒酋首脫脫木兒及部落三十六級威名遠震先年土魯番大掠甘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遣番文求和通貢辭涉誇誕公上議回夷於我有必通之勢我於回夷無終絕之理若此鹵求通不得必至侵擾不大挫衂之則朝和夕叛無益事宜聚糧犒師以張我撻伐之威以堅彼悔禍之志然後議和則操縱在我而不在彼勢可恃以無虞

總督王公欲遣使傳檄詰責土番遂出哈密或聽選理一人主理國事公獨執不可以爲祖宗開關立哈密

而欲世世守之彼雖占據終我地也若廢置由之則地彼有之矣豈春秋正侵疆之意乎況倉卒遣使而爲彼羈留如國體何乃削去聽爾選擇立王數語直付進貢回使執之去此皆長久之計也因上陳七事一嚴淸解以實軍伍二請備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器用六添火器以壯軍威七留部官以督軍儲皆北邊切務俱獲俞允

巡撫陝西值歲大饑公䟽請盡蠲租稅大發鹽銀以行賑濟忠誠懇切上爲感動勅下如公議關中之民賴

以全活織造太監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

止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

癸巳改兵部侍郎以疾在告雲中變作力疾上疏極言

叛軍稔惡怙終宜彰天討乃陳分別善惡與懲賞格

諸方畧憂時之心雖病不忘已而疾殆竟卒張南川

稱其寬而不縱嚴而不迫大不遺遠細不遺近吕涇

野稱其行已省身可與神明質可以知其槩矣

副都御史朱端簡公裳

字公垂直隸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右副都

御史卒年五十八諡端簡

父鳳嘗教公曰汝裳勵操行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

裘葛之外於我何有裳刻志自砥爲諸生衣食不續

裕如也

正德甲戌登進士擢監察御史廵山西鹽法錢寧差官

市鹽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引司空石公曰爾徒往

無益朱御史定不允也時御史王相被閹璫搆下獄

公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

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錄八罪王得從輕刑又勸上戒
佚樂近儒臣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候公不許
後果有以重獄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
又諫止南巡數變熒惑之禍直聲播于中外
庚辰出知肇昌府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
即大雨浹旬衆以爲神西粟猖獗設方畧困之洞中
食盡乃殄之功聞於朝賞表裏銀兩詔舉政事卓異
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給事中劉世揚等舉內外清
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又居次
嘉靖四年陞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絹袍各一襲無可更

者夫人荆釵布裙萊羹糲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力却之其家教嚴正如此吏私書公案曰清如水難到底公手續之曰清到底餓殺你至今人傳誦之

御史王璜按浙不畏權勢浙有重人卿之璜竟罷官公以副使齎賀表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曰眞御史也重人慙沮

七年陞福建按察使十年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建牙於濟十三年丁父憂勅賜葬祭自都御史守制還寒約如素士自號安

貧子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止茹蔬菜十八年再

起原官仍前任本年夏卒於官

公惇篤朴直目所見必行言雖久可復凡在官鑰戶遠

嫌堂室如寺妻子甘非惡益窮經擬賾以聖賢自儆

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行而成論士頌其廉嫓

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

總督應公檟

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兼都御史卒年六十一贈兵部尚書賜祭葬

授刑部主事時惠安張某以贓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

其狀客有爲張私謁者夜遺金七百峻拒之竟驗正

如法太宰許文簡公考績云發巨憝之贓不爲勢怵

勵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葢指此以員外奉命慮四江

西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人

甲午遷知濟南府事郡故衝劇公廣勞來蘇凋瘵政蹟

著東土銓司最公治行奏調常州府常難數倍比至

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蠹蝟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漫不可致詰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以均平之丁據黃冊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郡巨姓顧氏相訐有司牽掣無能剖決潛以重貲求公公發其事而當以罪富民笑庸者於公去常之日具百金追送于境外曰予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報公謝而卻之然性素鯁直輒與行部相齟齬互煽流言復調寶慶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董學政志潔行方學優心古遷苑馬卿經理遼陽時七苑之馬散處郊原飼

失不常息駒之數牙充復漏報不以實公爲置簏數
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覆其勤惰豐其芻藁時其調
習嚴其蒐閱日孳月蕃列廄雲盛民免賠償之苦矣
丁未陞山東參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盡誅其黨撫臺
亟以屬公於脅從者悉輕釋之未幾陞河南按察使
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尋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值
邊疆多壘朝議謂非公不可奉命改撫山西兼督三
關於時邊備久弛公親巡行邊鄙山川險阨之勢道
路支隘之樞及鹵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按堵簡戎
行葺營堡譴斥堠更番戍守併聚兵力以扼要害計

鹵至則褁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要截歸路鹵
知有備遂徙營去莫敢窺塞
陞兵部右侍郎總漕于淮公言黃河入海之道疏通無
滯故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流以濟運道今黃河入海
下流如澗口安東等處俱漲塞河流湧而瀰高茲欲
使黃河之水下復清河須鑿澗口工力浩煩勘得這
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濁少議
者謂宜開清河口關三里溝至通濟橋但舟由三里
溝出淮河達黃河且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
何以易此疏下工部覆從所請

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方桂樂平等地猺獞雜處半爲盜藪而莊頭鬼子等巢刦令逐師爲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猺寄遁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畧者不過多設營堡遙制而已公至諭以德意不即加兵而樊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欵効帖服惟七山諸寇負遐阻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勒部伍投諸將方畧親督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頭鬼子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彝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

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衂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籍其田廬蓄物什器令官兵屯住耕作殲獷悍之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擢閩荷恩賚金帛仍廕一子未幾以疾卒于蒼梧官舍

公和雅有度外無矯矯聲迹而內貞介自持不隨人俯仰居官務實政雖與時多忤然所至民咸稱之

尚書鄭端簡公曉

字窒甫號淡泉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謚端簡

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父遊化訓導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

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謁

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大司馬春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

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詞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摘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

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寄疏公抗坐
市恩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
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
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
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
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
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
鎮勵將士遴民兵集鹽塲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
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揭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
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

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
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
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
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
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
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
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
守之事咸倚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皇
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
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既

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閩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落職還

公官支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篚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急呼僕趨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

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從容服䬸若此非素有養不能也且即其夫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

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綠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受誣事於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

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眞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侍郎唐公冑

字平侯廣東瓊山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戶部左

侍郎贈右都御史賜祭葬

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値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

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帑爲宋死節臣趙

與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

諭諸猺令其遣子入學讀書

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官莽信覆貪狠知縣趙九臯諭

解木邦孟養二宣慰搆亂改提學陞參政右布政使

入覲陞廣西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

支祿米自出幼具題曰爲妳歲費幾千萬石公曰祿當從爵未爵何祿疏聞於朝遂通行諸籓著爲令古田鳳凰寨韋賊爲亂兵征無功公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猺子入學讀書者耶即從朝輔來見解甲受質

癸巳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公陳不可者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之至于宣宗克承

厥志蓋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代當其盛時屢爲
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後歷五代至宋曲
劉緒吳丁黎李陳八姓迭主而嶺南邊郡外警遂稀
是其狡分亂中國之禍三不可也若謂中國舊地宜
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淡歷涙泊士卒死者幾半
所係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平交僅定繼亂所
不禁廢惟交州一城又六年餘始克就擒亡幾何時
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復起中朝武臣陷死
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國十餘年之力得數
郡縣咨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征之不得如宋太宗

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四不可也夷狄入貢
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其隣可借中國之資
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且表齎方物款關不
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初封御而拒之名爲
貢因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太宗
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山海餽餉不絕今擬
取道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採木之役在貴州方
有鎮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于田州岑猛之征且
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作加以水旱蠲除視
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皆迹有可求耳以臣

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減鹵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闇於大體萬一狥枉獄或隨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稱公忠謀上亦曰

胥役議

武定侯郭勛侍寵請配享其祖英於太廟公上疏曰臣

聞聖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位是諸臣之功蓋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定之矣至于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祖從享祭于大烝其與猶備英所得侯乎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況敢望配享哉我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血食品題尤精位次先後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況得而增損乎若協所引祖訓[illegible]得與于三公二侯五家之列是專言議親不關廟祀也伏惟陛下寢英配享之

議應慰聖祖當日之心悅諸臣素聚之𩲸而勛知孝
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矣上不從許英從祀
戊戌夏議明堂大禮忤旨詔獄廷杖歸踰年而卒公耿
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疏詳核今古
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北向力稽首
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公與林俊吳廷舉並先
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都御史賜祭
葬

副都御史馬公卿

字敬臣河南林慮縣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卒年五十有八

少而穎敏甫十齡父圖沁州公示以經書大旨旣曉析已摛文清峻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大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公察其博覽有行遂請張士隆田汝耔龍譔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獘云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

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奴洩試題於常州舉人其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塡榜之日用戒賻貨者已出院公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公爲大名府知府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値凶歲公至郡修城浚池礪器蒐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棡爲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公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救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公之專入境見道

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

初遷東寗杲自御史陞僉都御史已除名瀦居京師厚
賂閹豎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公適在工科同
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鷹犬卿
者可也幾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僉都
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公以危法至大
名攟摭索瘢威脅語侵公不爲動亦無從得間乃令
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
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考豐湯氏作亂莫克
平者公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無一日而忘

死則爲備必潑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譬之實欲存之以便巳兇法弛綱頽民畏湯如虎而玭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鬭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夜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翊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檄諭諜說降赦逆誅我威旣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巳定矣

時不能用

改山西提學轉叅政時晉國發喪妖民張鉞欲乘虛取

會城張旂䝉號公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

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公

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衆

嘉靖二年遷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與勛造幣於

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包料旣不中程而挾金以逋

十年不訖工公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檄杭

守查仲道以平價易包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公

及仲道抗違新命淩忽使臣有詔逮公及仲道詔獄治公及仲道各引為己罪疏救公謫鶴慶知府殊仲道亦坐降調公歸省親會友飲燕甚洽久之適當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履堂奧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公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

鶴慶民朴而士少文公推誠布化抹撥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和地亢而耤潤桔槔掛濟詢之士人云惟罷江可疏而灌之然與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公乃移文罷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潤如之

沿江鑿渠浚洄幾丈旬日而就暇則教諭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祟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謀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簽蹄盡廢名曰舉業之獘綴砌爲文借偶爲詩拾古人之餘傚一生之力不足以覆襲名曰詩文之獘晚宋陋儒浚伏義之畫轉瀍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今又劈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之獘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淺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

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

土官愿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公間道可逸也公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覘其順逆爲從違公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頻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總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

之處者何限頤畏朝廷威嚴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
其兄何有於戚卿事戚庸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
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
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
七年正月遷雲南參政再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
實當道器之御史劉杲薦公宜亟召還貳六部贊國
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公自代謂公氣量可以消
反覆才畧可以理紛結不報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公至
淮會漕衆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

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黄河故道而固隄

毋令走洩未幾漕利上錫白金綵緞奏除淮揚軍餘

無田子粒凡若干兩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倠畢

事而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二終